

## 宗庙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22310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223101>.

Rating:	<a href="#">Explicit</a>
Archive Warning:	<a href="#">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a> , <a href="#">Rape/Non-Con</a>
Category:	<a href="#">F/M</a> , <a href="#">M/M</a> , <a href="#">Multi</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a href="#">朝歌风云</a>
Relationship:	<a href="#">殷寿/殷郊</a> , <a href="#">妲己/殷郊</a> , <a href="#">妲己/殷寿</a> , <a href="#">all殷郊</a> , <a href="#">妲己All</a> , <a href="#">姬发/殷郊</a>
Character:	<a href="#">殷寿</a> , <a href="#">殷郊</a> , <a href="#">妲己</a> , <a href="#">姬发</a>
Additional Tags:	<a href="#">寿郊</a> , <a href="#">发郊 - Freeform</a> , <a href="#">GB</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3 of <a href="#">如此肉体，杀之可惜</a>
Stats:	Published: 2023-08-09 Completed: 2023-08-10 Words: 6,451 Chapters: 2/2

## 宗庙

by [HeartlessWoo](#)

### Summary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妲己All | All殷郊

殷氏父子 | 寿郊 妲己/殷郊 妲己/殷寿 姬发/殷郊

暴力极端预警。强制预警。以及GB？虽然我觉得并不明显，但妲己所有的关系都是GB，慎入哈。

by無心

###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 Chapter 1

殷郊在宗庙里虔诚地侍奉先祖，向他们祈求，为他的父亲祈愿。  
自他幼时开始，他便祈愿他的父亲战无不胜，平安归来。  
祈愿他的父亲身体安康，强健延年。  
祈愿他的父亲治国有道，四海升平。  
祈愿天谴自消，自己可以找到办法解救父亲，父亲不用献祭。  
祈愿父亲不被狐妖魅惑，不为狐妖所害。  
祈愿父亲可以相信他，查明真相。  
他祈愿自己的父亲回来。

但祖先们并不回应他。  
回应他的，只有父亲。

"祖宗？祖宗在哪儿？  
"叫一声，他们答应吗！  
"哈哈哈哈哈"

殷郊看着叔祖那颗玲珑透彻的心落入苏妲己的喉咙，看着雪白丝缕从她七窍逃逸而出，看着那只他在夜色里追砍的狐妖现于人前，现于父亲眼前！  
他满怀希望地看着父亲举剑，只要砍下狐妖的头！就像父亲以往所做，英明神武，公平正直！只要斩杀了狐妖，一切都会变回原样！  
真相已经大白，他高高悬吊的心终于可以落回！  
父亲的剑却挥向了他，斩断他悬绳的稻草，任他的心狠狠砸落于地，血肉烂泥。

"你们说白狐是妖孽！它分明是祥瑞！  
"只有它知道我要什么！只有它可以给我想要的！"  
殷寿狂妄的笑声响彻这神圣的祭祀之所，神圣庄严的肃穆染上他的疯狂。  
叔祖癫癫倒倒地地殷郊身侧跑过，摔倒在地，满身鲜血滴淌在洁净无暇的地面上，猩红狼狽。  
"大商.....大商真的要亡了！"

殷郊跪在门前看着叔祖一动不动的身体被慌乱抬走，他斑白老朽的长发晃悠远去，留下的血好似是从他自己身体里源源不断，汨汨而流，让他脸色苍白，浑身冰冷。  
这曾温暖他的满腔的血，而今正在化作他的毒。毒液流遍全身，所到之处皆是钻心刺骨的疼痛，到达他每一寸肌肤，每一块骨头，每一根经络。殷郊狂乱得发疯，和他父亲的癫狂如出一辙。

"哈哈哈哈哈"  
父子的笑声在庙宇之中应和，祖先们静默地站在灵台上，不发一言。  
"孽子，有何可笑！"

"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殷郊低吼，挣扎着从地面上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转身面对他的父亲。  
他浑身的血的来源。他浑身的毒的来源。他的父亲。  
他看着他父亲戒备愤怒的脸，这就是他心心念念渴望的父亲吗？那曾感到亲切的脸为什么这么陌生，如此狰狞？那过去的一切都是假的吗！  
殷郊心中酸楚无以复加，浑身的疼痛将他撕扯，泪水终于落下来，淹没他的脸，殷郊在天井里嚎啕大哭，泪如雨下，像个孩子一样声声控诉！他的父亲！一直都在骗他！  
"我以为你被狐妖魅惑，所以一直对你还心存幻想！"  
他早该知道的，父亲何曾近过什么女色？那些男奴女奴不过是消遣欲望，很快就会消失。父亲从不将任何人留在身边，所以他见到妲己才会那么愤怒，那么失望！不顾一切地梗着脖子质问！他的父亲，野心勃勃。他要的太多，多到殷郊只能拼命厮杀，奋勇向前达成父

亲的愿望。

姜子牙告诉他，母亲告诉他，叔祖告诉他，他的梦，他的本能都在警告他。他亲眼见到父亲在大殿上屠杀无辜之人，他亲耳听到父亲要献祭一百人性以息天怒，他从姬发口中得知那一夜大殿之上的父子相残！但都是他们的错，他们聚众叛乱，为了大商，为了父亲的王座，都是他们的错！

可殷郊能够感受到，那浓烈的野望在他血脉里共鸣的嘶吼！只是他从来不听不看不信！

"我以为你还会变回那个我尊重，景仰，敬爱的父亲！"

他只是想要他的父亲回来！

他一直渴望着要父亲回来！

殷郊由衷地痛恨自己，痛恨自己的血！他怎么会这么傻！

"我太傻了！"

他所求所望的不过是一点父亲的爱！父亲的目光！他却那么残忍，连这一点都不再肯给他了。他是那么地信任他，全心全意地爱着他的父亲，将自己肉袒自缚，毫无保留地献给父亲，恳切地盼望着父亲可以相信他。他从未想过要反抗父亲，他只是想要保护父亲！让父亲回来！

他真的以为自己可以赢得父亲的爱，可父亲从来将他握在股掌之间，他不过是被随意摆弄的孩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为什么要骗他！为什么！

交杂密布的鞭痕落在他饱满英挺的肉体上，父亲的火焰在他的身体里燃烧，从就要愈合的鞭伤裂口里燎出，将他碎裂几块，落在父亲脚下。

他要怎么反抗他？

他就浸在这血里，这毒里！

温暖他的血，如今毒害他的血。

他无法逃离的血，无法逃离的毒。

无论生死，爱恨，这来自父亲的血，哪怕他的恨，也只能朝向他。

无法摆脱这来自内里的毒素，他的血正在毒杀他，淹没他，吞食他，啃噬他。

哪怕此刻，它们都还在嚣嚷着不肯安歇，不知疲倦地涌向他的父亲！

到底是流向他父亲的爱！还是恨！是兴奋！还是恐惧！

他恨他自己，恨自己无法反抗！

他情愿去死！

他望向父亲手持的剑尖，被那锋利和危险所吸引。

"我的命是你给我的，"他浑身流淌他的血，这渴望的叫喊的血液，这永远奔向父亲的血。

如果他不能摆脱这血，"我都还给你！"还给你！

殷郊叫喊着奔向他的剑，就像他一直以来做的那样，奔父亲而去。

姬己唇角带血，饶有兴致地笑看这父子相残。

她还是不懂这些人类复杂麻烦的情感关系，她未被封印之前就已经活了千年，一只野生野长的狐狸，早已没有亲缘所在。

但她能感到痛苦，惨烈的痛苦，就漂浮在这浸满血腥味的庙宇之中。

成汤的血，虽然已经淡了，但成汤的味道，成汤的子孙。

比干的心正在她的肚子里消化，成汤的血肉，暖暖的，饱满的。

虽然它一开始让她痛苦不得不逃出这具肉身，但现在，她只感到那血肉的滋养。

她打心眼儿里感到愉悦，力量正在蓬勃生长，浑身轻盈。

她尽情地呼吸品尝着空中苦痛的味道。殷郊越痛苦，她就越愉悦。他总是怒气冲冲地要杀她，但此刻他是那么脆弱，他伤疤累累的肉体袒呈在她面前，正在因为苦痛而紧绷着，血脉膨胀，血液沸腾。姬己还记得她口中的味道，美妙甘甜的血啊。

看到殷郊发狂地冲向殷寿的剑，她在后面感到难以抑制的兴奋。

血！血！血！

那都是她的血！她要血！

她几乎要露出獠牙，立刻扑上去撕咬，将他饮尽。

但姬发把他撞开，多么的可惜。多么新鲜的血肉。

姬发紧张地触到殷郊有力的脉搏，而后跪倒在地。  
他年轻有力的肉体也让她垂涎，那身体里隐藏着强大的力量，姬己可以感受到。  
年轻的血肉，哪怕不是成汤的血，也令她饥渴。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背着我做了什么。"

殷寿在姬发头顶冷冷地说。这个年轻人一直是质子团里他最看好的，他聪明又不乏武力，原本可以为他所用。他跟殷郊的亲密殷寿都看在眼里，他乐见其成。他会需要他们。这样最好。但现在，他却为了殷郊可以背叛他，还有他的父亲。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杀了姬昌，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大商的太子！"

"殷郊呢？"姬发顾不上尊卑上下竟大胆抬头焦急追问。

"明日，午门斩首。"

殷寿笑得残忍冷酷，他看着姬发绝望垂头，带着所有侍卫退出去，庙宇里终于又重新安静下来，好似又回复往日的神圣庄严，除了地面上的一片狼藉仿佛祖宗流出的血。

落在地上被撞晕的殷郊，熟睡的样子安宁得像个孩童。

他奔他而来的时候也像那个幼小的孩子，从宗庙里奔出来，欢呼雀跃他的父亲！父亲！

殷寿举起剑迎接他，如果他能走过来，穿过剑刃，让他的血流回于他。他会赏他一个吻，给他全部的爱，终结他的痛苦，如他所愿。这才是他最勇敢的儿子，迎向他的刀刃，穿越刀兵也要奔向他的身前，无论刀山火海都要走到他的面前。

无论爱，还是恨。

他都要奔向他这里。

他的儿子，他的幼兽。

他就是他的囚笼，手握他的锁链将他拉扯。

他怎么会不爱他？

他就要杀死他了。

他一向毫不吝惜对死去儿子的爱

就像苏全孝，他的爱从不是虚假的，他的许诺也都是真实的。不像这些虚伪的先祖，父辈！抛弃他们的儿子！

他把苏全孝的尸体带回来，在王陵之中用作陪葬。否则他要葬在哪里呢？叛臣之后，大商勇士，他殷寿的儿子！

他会是他的战士，死后，也将继续做他的儿子，为他鞍前马后，冲锋陷阵。

这是他可以给他们最高的赏赐，让他们生生世世追随于他！

殷郊被热浪熏蒸着醒来，浑身如火般燃烧。

他睁开眼，火红的一片映入。祖先的灵牌倒在他身边，成汤先祖，还有他的祖父，曾祖父，他们碎落满地，坠入火海。

殷寿扔掉冠冕，披头散发，衣衫凌乱，狂野恣肆。他站在灵台前肆意摔打，刻意踩踏，尽情地释放压抑已久的恨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们不是教我要谦顺恭卑，侍父敬兄？成汤的子孙？他不过是殷氏的奴隶！他们在王座上，祭坛上高高在上，要把他踩在脚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看看现在是谁把谁踩在脚下？

谁才是王！

唯一的王！

永远的王！

殷寿快意地在火中喘息，满面笑容癫狂至极。他转头看到殷郊正双目空空映照火海，好似那火一直烧到他的眼里，燃进在他身体里。殷寿感到欢愉更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终于不用再伪装，不用再扮演什么慈爱公正的父亲，英明神武的将军，勤恳兢业的君王，他只想要把一切握在自己手里！他要站在王朝巅峰！做那最高最久最强的王！

他走上前抓住捆绑殷郊的绳子把他拖起来，扔上供台。

殷郊想要挣扎，但痛苦让他失去力气。

殷寿压上去扯开殷郊身上碍眼的祭服，这黑暗沉重的庄严肃穆，都是捆绑他的绳索。

他身着红袍，就如这大火一样鲜艳！

这是他天大的喜事！

他邀祖先共庆，这盛大的祭奠！  
他献上自己的儿子，自己的骨血！  
虔诚地供奉先祖！  
你们收不收啊，吃不吃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姐已站在祭台边感受着这火焰的燃烧，多么温暖；噼啪作响，多么悦耳。  
她灵巧地跳上祭台，亲密地贴近殷郊的脸，呼吸之间，殷郊绝望地闭上眼。

"父亲"

殷郊忽然睁开眼，孺慕地喊道，眼中绝望的挣扎和面上诱惑的笑容相互拉扯。

住手！住手！狐妖！

殷郊目眦欲裂，心中恫吓，他的身体却渴慕地贴向他的父亲，柔顺地献上自己的唇。他从来的愿望得以实现，他的父亲愉悦地接受了他，赏赐给他最温情的吻。他们的唇齿相贴，父亲的胡须擦刮他的脸颊，把他的心挠得痒痒的。

他曾经多么渴望父亲的吻，他多么想要亲吻父亲，夜晚醒来他都在描摹父亲唇的形状。他们的肌肤相贴，彼此的伤疤挨蹭，相互契合。父亲的手掌轻轻爱抚他的躯体，好似他真的在爱他。

他曾经多么渴望这爱，他奉上了自己的一切换取。而今这爱正在捅穿他。再强壮的肌肉，再厚硬的茧也无法保护他了。殷郊的身体顺从地张开双腿夹住父亲，柔软地容纳着父亲的进入。他放他进来，他永远放他进来在他身体里肆虐。滚烫的阳具，喷薄火焰在他的身体里。越是温和的抚弄，就越是刚利的刺，尖锐的剔骨刀，在他身体里肆无忌惮地划拉划拉，刀刀捅进他已经软烂的血肉，他的心。他双手背缚夹在姐已和殷寿之间，姐已的手在殷郊的背上留恋地顺着鞭伤的瘢痕游走。殷郊的身体急切地向前索取着父亲的吻，绞紧在他身体里搏动的巨硕的阳具，要它填满他，捅穿他。

剔骨利刃，肠穿肚烂。

身体欢愉，痛不欲生。

"我要让你永世为王～"

姐已撕咬殷寿的手腕，吞吃他的血肉。她骑在殷郊的脸上，操纵着殷郊的舌头取悦自己，把殷郊的嘴填得满满的。软烂甜蜜的汁水淌进殷郊的喉咙，他窒息着不得不吞咽下去。

姐已被逗的哈哈直笑，她和殷寿在这供台之上相拥，分享着彼此的野心和快乐。

殷郊就是他们的供品，燃烧的柴禾。

点燃殷郊的痛苦，燃烧他们的欢乐。

多么的快乐，瞧他们是多么的快乐。

什么天地人伦，祖宗社稷，纷纷扰扰，人间的极乐何不共享？何不欢欣？

这来之不易的肉身，她多么地渴望却得不到，人类又多么的不在意不珍惜。

多么的可惜，他同他的母亲一样美丽，殷郊，又同他的父亲一样英俊。

在所有的血肉之外，姐已真心欣赏着他们的肉体，他们是多么的美。

姐已取下束发的簪子，这夺走苏姐已和姜王后性命的簪子，美丽的凶器。簪头的宝石吸饱了血，红得多么妖冶艳丽。她喜欢它，一直带在身上。

她把它插进殷郊腹上因为快乐而勃起的阳具，细长的金簪顺着阴茎小小的孔眼一点一点直插入底。这发不出声的孩子绷紧了身体，多么可怜，多么可爱。从未打开过开扩过的湿润的洞穴正在被捅开，红宝石的簪头挺在尖头，随着殷郊身体的颤动而震颤，像一只蛊惑人心的眼，挺立在他们中央，倾听他们所有的渴望，汲取他们所有的肉欲。

殷郊疼得发软的阴茎被它支撑着挺立，就好像他痛苦的心却为欢乐的身体所掩盖。

他不得不打开身体放任他们在他们身上体内肆意掠取，任由他们玩弄他，享用他，吞吃他。

他的身体不得不无比通畅地接收快感，他在前后极端的刺激之下抽搐发抖，腹内绞紧，口中吮饮。小小的孔眼越来越大，紧致的通道越来越顺滑。每一次金簪抽插，殷郊的阴茎就顺之抽动，享受被殷郊紧绷的肠道按摩。姐已欢笑着起身，留下殷郊满脸水光，嘴唇红肿，怔怔忪忪被殷寿翻过身，阴茎在他肚子里打转，殷郊腿软地趴下去，伏在供桌上。自献的人性，待宰的羔羊，被放上祖先的祭台，为他的父亲毫不顾忌地取用，活生生剥皮拆

骨，削骨剔肉，分割干净。

他低吼着闷哼，痛苦欢愉，几欲作呕。姐已把剑柄塞进他的嘴里，捅入他的喉咙，堵住他所有的呼声。身后的撞击把他撞向剑柄，越吞越深，填满他的喉咙，在脖子抻着凸起，顶在他的喉结后。殷郊额上青筋凸起，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无法呼吸。头脑里阵阵晕眩，身体里抽搐炸响。

他被堵上所有的孔眼，无法发出一声求救。

祖宗们曾经庇佑他，现在无人再可以庇佑他。

他已经完全落入父亲的手中。

殷寿任由自己随意地在殷郊身体里冲撞，顶弄那内里的软烂，血肉紧致。

他感到殷郊的身体前所未有曼妙绝伦，自己的欲望无限地膨胀，再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

他想起在地牢里，猛虎咆哮，姬昌一无所知地吃下伯邑考的肉，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

他吃得那么香，却不能尝出他的儿子……殷寿咆哮着俯身在殷郊的肩头咬下一块肉来，鲜血淋漓。

殷郊的痛呼却被堵在喉咙里，新鲜的伤口立刻被姐已灵活的舌头舔舐。

哈哈哈哈哈，美味欢欣！他可以尝出来，一半自己的血！

殷寿满意地吞咽下腹，他的力量，流回他的血！

"……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斲……有榘……寝成孔安……"\*

殷郊惨痛地看着这烈火熊熊，空空庙宇，吟唱飘散，落于空无，只剩下男人女人放荡的笑声回彻于火场之中。他曾日日夜夜睡梦呼唤，祈愿祷告，都随断壁残垣化作焦土，黑灰飘洒，沾落在交缠的肌肤之上，将血肉的红润搅得一片混沌。

火焰的热浪掀动他，烧碎他，在他身体里翻覆。那曾经温暖他，点燃他，让他沸腾的火，如今燎烧他，炙烤他。钻入骨头，燎入骨髓，刻骨铭心。

痛！好痛！

身体越是愉悦，他就越痛。殷寿越是欢乐，殷郊就越是痛苦。

他曾经的期待，而今他的酷刑。所有他曾经的渴望，而今倒灌的苦水。他无法逃离的苦痛，他的毒。

每一处血肉都在破败，腐烂。父亲给了他身体，又亲手毁灭他，毫不留情，拆毁他，咬碎他。

满腔涌向他的血，正淬成完全的毒，涌向他。

爱！

恨！

他恨他！

他恨他！

血液在激烈地奔涌，前所未有的恨意，融着他的血，溶进他的毒，裹挟刀光，充满暴戾！

浓烈的恨。刺骨的恨。

他曾经有多爱他的父亲，而今就有多恨，用他的全部生命，这所有的毒也只能流向他的父亲！

他不会放过他！

死也不会！

他要杀了他！

# 痕迹

## Chapter Summary

### 宗庙番外

感觉心里有点苦，写个番外调剂一下。

灵感来源于《刺狐》的评论评论，关于殷郊脸上的鞭伤的。

冀州城破的那一夜，殷郊去了殷寿的营帐。

如果殷寿见了他。

殷寿用手抚过殷郊脸侧新鲜的鞭伤，一长一短，黑红血色已经开始收拢结痂，粗糙不平。殷郊跪在父亲面前，渴慕地用脸挨蹭着父亲的手掌，尚未愈合的伤口轻微刺痛，和他急剧跳动的心一起带给他身体轻轻的震颤。殷郊抬起眼睛看着父亲，在殷寿目光的允许之下，殷郊压抑着激动颤着双手解开父亲的裤带，请出父亲雄壮的阳具，伸出舌头小心翼翼地舔舐，虔诚地把它含在嘴里，用心品味父亲的味道。他们都仍携盔戴甲，浑身散发着战场硝烟和血腥的浓烈味道，盔甲兵刃的冷冽，和父亲的滚烫火热都通过他的嘴传导给他，让殷郊更加血液沸腾。

殷寿叹息着享受身下的温暖湿意，战场之上残余的振奋颤动他的每一根脉络涌向下腹，涌进他儿子的嘴里。他低着头抚摸着殷郊的脸，感受着手指下的凹凸伤痕，在殷郊卖力吞吐的脸侧起伏。

殷郊收起自己的牙齿，用口腔包裹着父亲。巨硕的龟头抵在他的嗓子眼，喉咙发出咕噜咕噜的水声，像是饥饿。殷郊并不擅长这个，他有些毛手毛脚的。父亲很少允许他，哪怕操他的嘴父亲也都是自己动手。但父亲今晚的心情很好，居然允许他自己把父亲含进去。殷郊感到这是无上的奖赏，于是他更加努力地想要做好，想要取悦父亲，让父亲舒适，想向父亲证明自己。

父亲把手按在他的头顶鼓励他，殷郊就立刻挺直了身体更加卖力地吞吐，眼睛向上散发着光彩。他竭力地打开喉咙把父亲吞进去，倔强地将自己往父亲的阳具上插上去，感受着喉咙被父亲粗壮的阳具一点一点撑开，整个喉咙都被父亲开拓出父亲的形状，和他契合着，把他填得满满的。喉咙里的异物感和被填满的窒息感让他满脸通红，满眼水光。不知是羞怯，还是兴奋。他的下身在悄悄抬头，隐藏在甲冑之下。

殷寿把手落在殷郊的颈侧，满意地感受着殷郊的脉搏在他的阳具之上跳动，他感受着殷郊的呼吸吞咽和收缩，温热潮湿。他按着殷郊的头挺动腰身肆意进出，殷郊被迫仰着脑袋跟着父亲的动作好像点头似地在父亲的阳具上抽插。他双手抓着父亲的上衫却不敢用力，攥紧自己的拳头青筋凸起。他们的盔甲相撞，沉闷出响，和稀里糊涂的肉体水声拍打相融，啪啪啪。

殷郊用脸追逐父亲的手，伤口贴合在父亲的手掌之下，温暖刺痛，不肯离开父亲的满眼渴慕，卖力挺动的身体像是在摇动尾巴，口中被击打着发出呜噜呜噜的撒娇之声。殷寿愉悦地笑着，身体更加兴奋，欲望膨胀，几乎要把殷郊的喉咙顶穿了。殷郊却甘之若饴地更深更用力地应和，感觉自己在用父亲的阳具呼吸，他满眼只能看见父亲，父亲伟岸雄壮的身躯如此高大，填满他的眼睛。他的阴茎颤抖着流出水来，打湿了他的褰裤，他却不敢上手怕被父亲发现。他专心吞吐父亲的阳具，捅得越深，他就越兴奋。身体叫喊着冲过去，把自己的头钉死父亲的阳具上，永不分离。他的喉咙被打开成完全通畅，毫无阻碍的只属于父亲的通道，任由父亲驰骋冲刺。他全身心地承纳他的父亲，接受他的父亲，满足他的父亲。父亲简直闪耀着金光，在他的眼里弥散。

直到父亲终于抓紧他的头发，把他按进他的胯下，没有一丝保留地完全进入殷郊的喉咙，激流喷射直接落入殷郊的肚子。黑色的毛发埋入殷郊的脸，浓烈的父亲的气味，殷郊脑中

炸响，抽搐着射在自己的裤子里。

殷寿居高临下地缓缓抽插自己释放的阴茎从他儿子软软的喉咙里取出来。殷郊喘息着满面通红，青筋凸起，眼神模糊得融成一团春水映照他的父亲。殷寿把自己湿漉漉的阴茎抽在殷郊脸侧，擦刮在殷郊的伤口之上，殷郊立刻贴上去，贪恋温暖一般挨蹭。他乖乖地把自己弄脏的父亲的阴茎舔舐干净，喉结鼓动着把父亲的一切吞咽下腹。

殷寿满意地笑着看着自己乖顺的儿子，抚弄这两道令他爱不释手的伤口，他享受着在殷郊的身上留下痕迹，他的赏赐。

殷郊靠着父亲的腿托着父亲的手挨蹭依恋，久久不肯离开，这是他的奖赏。

## End Notes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斲是虔。松栝有槿，旅楹有闲。寝成孔安。  
来自《诗经•商颂•殷武》，意思是人们到山上选取合适的木料以修建宗庙。

后记：原本是打算先写质子的番外的，但写到一半发现剧情衔接不上，不得不掉头来先写这一篇，有点痛苦。

火烧宗庙我认为是殷寿做了最后的选择，彻底的悖乱。在此之前他或许还有忌惮，还有回归人类，顺应到人类的规则当中的机会。在宗庙里，他见到了白狐，真正相信姬己可以让他永生，他彻底暴露自己的野心，也就是完全放弃了伪装的可能性，完全放纵了。他再也不需要儿子了，他对殷郊最后的一点感情也完全被自己的欲望冲散了。他或许曾经爱殷郊，但爱意也会消磨，杀死殷郊可能真的是他最后一点仁慈了。而殷郊分明是只要丢块骨头给他他都能欢欣鼓舞的，却不得不面对这么惨痛的真相，他是被抛弃了。他从前也不是毫无所觉的，只是不愿相信。父子必然要走上这样的结局，我实在是找不到还有什么别的解法。殷寿实在太爱自己，太自私，太残忍冷酷了。他以为自己在破坏诅咒，实际上是他自己一步一步把殷郊逼到了这个地步，由爱成恨，是他自己完成了自己的命运。心情真的好沉重，本来还想有更多的色情描写，都大段大段删掉了。感觉维持这样要好一点，不那么露骨，少一点痛苦吧。

另外，已经四刷了。谁能想到我看预告片真的以为是烂片，只是因为年轻化演员的脸很清爽才决定看的，第一次看的时候还感到很忐忑来着，现在已经为爱发电根本停不下来了。所以说，二、三啥时候能有？我看到消息说乌尔善已经立项要拍郑和下西洋了？喵喵喵？你先把封神给我搞完呐！殷郊狗狗的脑袋都还没装回去呢！！！！你最好是真的有23啊！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